

# 布勒特·哈特 短篇小說選

主 万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 布勒特·哈特短篇小說選

主 万 譯

上海 文艺 出版社

• 1959 •

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ort Stories by Bret Harte 等書譯出

布勒特·哈特短篇小說選

(美)布勒特·哈特著

主 万譯

\*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

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號 0351

开本 860×1156 装 1/32 印张 11 5/8 插页 1 字数 256,000

1959年1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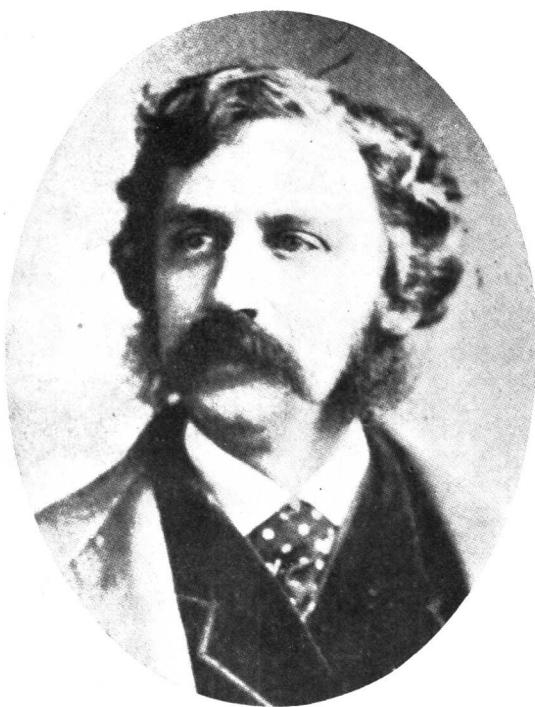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00 定价 (9) 1.20 元

## 內 容 提 要

布勒特·哈特是十九世紀美國的現實主義小說家，曾經寫過不少長短篇小說，他的最優秀、最為人稱道的作品，便是那些描寫加利福尼亞淘金人生活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使他成了一位世界聞名的作家。

本書共收集了他的作品二十篇，包括咆哮營的幸運兒、扑克灘放逐的人們、勞瑞爾溪的女郵政局長、梅莉絲、索蘭諾來的人以及車爾尼霍夫斯基稱為“絕妙的短篇小說”的密格爾絲等最著名的各篇。哈特嘲笑美國的文明，指出黃金是使人搶劫掠奪、互相殘殺、唯利是圖和腐敗墮落的根源，他真實地、積極地暴露了當時美國社會的種種混亂現象，而對於在那種社會上洁身自愛、不肯同流合污的普通人却寄予莫大的同情。



布 勒 特 · 哈 特

## 法蘭西斯·布勒特·哈特

布勒特·哈特是享有盛名的短篇小說家、自成一家的詩人、長篇小說家和劇作家，他屬於美国优秀作家之列。在布勒特·哈特的內容丰富和意義不同的創作遺產中，有權占有中心地位的是他的加利福尼亞的故事和短篇。他之所以获得全世界的声誉，則應該歸功于這些作品；這些作品充分而有力地表現了他那杰出的寫作天才。

這些短篇故事的題材新穎，民族色彩鮮明，藝術形式完整，充滿着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傾向，因此頓時引起了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廣大讀書界的注意。

這些短篇故事雖然表面新異，形象與情节離奇，但它们引人入勝的首先是現實主義的描写，以及有生活事實與衝突為依據的藝術構思的真實。加利福尼亞淘金工作者的生活與习俗只不过是一個描寫得尖銳、明快的背景而已，在這個背景上揭示了淘金工作者在社會和心理方面的真實而生動的特點。這就是布勒特·哈特的一些優秀作品所以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所以直到我們的時代還能保持住它們那思想藝術價值的原因，雖然與發現加利福尼亞的黃金有關的事件老早已經成了歷史的傳說。

把布勒特·哈特的作品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實質展開在讀者面前的有：狄更斯、車爾尼雪夫斯基、薩爾蒂柯夫—謝德林、

烏斯宾斯基①、弗萊里格拉特②。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出現的最初几篇加利福尼亞故事，受到了狄更斯的热烈欢迎。他認定年青的、尚未成名的作家是自己的繼承人和学生。用以表达加利福尼亞现实生活的人們性格的深刻而琢磨入微的描写、技巧与真实使狄更斯大为“感动”。至于作家的艺术手法，狄更斯发觉，“与他自己的手法頗为相似”③。这句話明显地鑒定了布勒特·哈特的才华的特点。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流放时，曾兴奋而惊讶地閱讀过布勒特·哈特的两小卷短篇故事集。他翻譯了使他深受感动的“絕妙的”短篇小說密格尔絲，在致妻子的信中給予了它以意义深刻的評价。

馬明—西比利雅克④的論文集瘰癧腺病描写的是烏拉尔淘金工作者的生活，这部作品曾使薩爾蒂柯夫—謝德林产生强烈的印象。为了一語道破年青的、尚未成名的作家的特点，謝德林把他跟布勒特·哈特作了一番对照，他于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致叶里謝耶夫⑤的信中写道：“不久以前，有一位叫馬明的人寄来一本以烏拉尔采金工业为題材的論文集，布勒特·哈特曾运用过这个題材”⑥”。

① 烏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卓越的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② 弗萊里格拉特(1810—1875)德国革命詩人。一八四八年革命詩的代表人物。

③ 約翰·福斯特的却尔斯·狄更斯傳，第一卷，第二七〇頁。原文注。

④ 馬明—西比利雅克(1852—1912)俄国作家。他的作品以描写烏拉尔矿工的生活見称。

⑤ 叶里謝耶夫(1821—1891)俄国政論家，民主主义者。

⑥ 謝德林全集第十九卷，第三〇六頁，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39年版。原文注。

烏斯賓斯基也做过这样的对照。他在把綏拉菲摩奇<sup>①</sup>的短篇小說(在冰块上、在冻土地帶、在木筏上)介紹給俄羅斯思想的編輯霍爾采夫<sup>②</sup>时，写道：“要是您把它們翻閱一下，您便会发现这是多么巨大的艺术天才。依我的看法，布勒特·哈特在他最初的几篇优秀故事中就是这样的。<sup>③</sup>”

自然，不应当認為，謝德林和烏斯賓斯基是說馬明—西比利雅克和綏拉菲摩奇在模仿布勒特·哈特。显然，这里指的是个别社会題材的相似，情节結構的手法及其剧本編寫方面的相似。然而，強調薩爾蒂柯夫—謝德林和烏斯賓斯基学布勒特·哈特的写作技巧指出的意义，倒是十分重要的。他們認為他身上具有着真正的短篇小說巨匠的鮮明而严整的艺术特性。这位巨匠創造了一种独出心裁的风格、手法和文采。

翻譯过布勒特·哈特的短篇小說与詩篇的弗萊里格拉特，也很器重它們的人道主义、乐观主义和对人类的坚强信心。按照弗萊里格拉特的說法，布勒特·哈特在加利福尼亞发现了“爱情的金子、善良的金子、忠实的金子、人道的金子，这种金子就是在严峻的、瘋狂的心灵中也將永远存在”。布勒特·哈特的“偉大与功績”也正在于此。

—

法蘭西斯·布勒特·哈特，一八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生在离开紐約州不远的奧爾巴尼城的一个小学教員的家庭里。作家的父亲是个知識分子，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但毕生沒有走过好

① 綏拉菲摩奇(1863—1949)杰出的苏联作家。

② 霍爾采夫(1850—1906)俄国自由資产阶级評論家。

③ 烏斯賓斯基选集，第十四卷，第四六六頁，莫斯科，1954年版。原文注。

运。他一年到头在国内几个不大的城市里跑来跑去，徒劳无益地寻求着物质方面的顺遂。一八四五年，他突然去世了，于是，寡妇跟四个孩子便迁居到了纽约。

法蘭西斯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他在十三岁的时候便不得不离开学校，开始工作了。但是，生活的苦难只不过使他更加剧了对文学的爱好。他发狠劲地阅读了华盛顿·欧文和亚历山大·大仲马两人的许多作品，不过狄更斯才是他的真正的偶像，他的作品是他终生所喜爱的。年青的法蘭西斯老早就显示了诗人的天才：作家在刚满十一岁的时候便发表了一篇诗歌。自此以后，他始终没放弃过他对诗歌创作的爱好，后来，他的诗果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由威吕斯克寄出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評論布勒特·哈特的诗篇时，写道：“散文我读了十来遍，我还要读它几遍；而用诗写成的剧本呢，我读了十部左右，我读了这么多遍，以致我能流畅地把它们背出来，所以在散步的功夫我也会朗诵起来。”<sup>①</sup>

可是在当时，法蘭西斯必须考虑的不是比喻和韵脚，而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面包。一八五四年初，他动身到那在不久以前才发现黄金的加利福尼亞去了。虽然在四十年代末期笼罩着整个美国的第一回“淘金热”已经过去，但加利福尼亞依旧是预兆成功和幸福的神话般的地方。不言而喻，为这种虚幻的幸福而拼命奔向西部的人们都是些饥寒交迫的穷人，他们并没有单想发财的渴望，而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法蘭西斯·布勒特·哈特便是其中的一个。

<sup>①</sup>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一七页，莫斯科，1950年版。原文注。

加利福尼亞的一段生活，尽管困难重重，再三失望，但对布勒特·哈特說來，加利福尼亞仍不失为一所出色的学校，在这所学校中他成为人和作家。他投身在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中，这一世界具有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最最独特的人的性格，生活与习俗。他那未来的作品的主人公們“赤裸裸地”在他面前掠了过去。加利福尼亞大自然的壯丽景色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为了描写这种景色，他后来在他那块艺术調色板上找到了絕妙的色調。然而，要想在“神話般的加利福尼亞”找到一件很有意思或即便是有好处的工作，那也决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年青人經常更換地方和职业，在这一方面，他的著名的同時代人瓦爾特·惠特曼和馬克·吐溫也几乎如此，在六年的过程中，布勒特·哈特当过司药的下手、小学教师、运输公司的代理人、家庭教师、排字工人、新聞記者，最后还当过采金工人。这种“更換地方的嗜好”多少是出于被迫的，不过，另一方面，要这样一个腦子里裝滿大胆構思的年青詩人能够滿足于制药的小白和小杵……那也是难以設想的。更何况，这一时期他正頑強地埋头于写作詩歌和散文，对自己的文学才华信心百倍，决定終生献身于創作事业呢，要想干淘金工作者的“幻想”职业，身体上的鍛煉与忍耐力在他可是不够的。他曾怀着好心的幽默把这一点描述在一个自傳体的短篇小說中。

一八六〇年二月，布勒特·哈特在一个叫做阿尔卡塔的矿山城担任报館的助理編輯时，亲眼看到了一樁可怕的事件。当地种族主义的暴徒們对和平的印第安人施行了大規模的屠杀。布勒特·哈特看到沒有任何罪過的人們慘遭屠杀，和阿尔卡塔城最“善良的”市民的殘酷无情，大为震动。利用主編不在的机会，布勒特·哈特在報紙上发表了一篇痛斥凶杀犯的文章。这

一个勇敢的抗議声惹起了一連串的风波。“城市父老們”領導的亡命之徒以死亡对“造反者”进行了威胁。为了活命，布勒特·哈特逃到了旧金山。这个事件說明了布勒特·哈特的思想面貌。象馬克·吐溫和瓦尔特·惠特曼一样，他是始終反对种族歧视的人。

布勒特·哈特在旧金山进了一家名叫黃金时代大报館的印刷所，这时节，他已经累积了一些新聞記者与写作的經驗。过不多久，年青的排字工人便开始順利地在他排字的那家报館里撰稿了。一八六〇年，布勒特·哈特的一个最引人入胜的短篇故事——梅莉絲在这儿問世了，这篇作品在后来被收在加利福尼亞的短篇故事集中。

梅莉絲乃是作家的才华日益提高，以及技巧超群的活生生的見証。然而在六十年代初期，这个短篇几乎是探討加利福尼亞題材的唯一的重要的作品。这一时期，使布勒特·哈特尤其出名的，是他的詩歌、特写和非常俏皮的諷刺作品。

美国当代的文学家經常強調年青的布勒特·哈特对社会与政治表現得漠不关心，这种肯定的說法与作家最初創作实践、他在上述阿尔卡塔城事件的行徑，以及他在北方各州同奴隶制的南方进行内战时所采取的立場，是极其抵触的。布勒特·哈特是林肯的热烈的信徒，他参加了选举林肯为总统的运动。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国内进步的民主陣营这一方面。他为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战争創作了一系列贊頌北方人民正义事业的有力而勇敢的詩歌。

将近六十年代中期时，布勒特·哈特成为了旧金山一个最有威信和最受人欢迎的文学家。当时居住在加利福尼亞的馬克·吐溫就非常重視布勒特·哈特向他表示的友谊与关怀，除

此而外，他并不以向他学习写作看成是不体面的事情，虽然他比自己的老师大上一岁。关于这一点，馬克·吐溫在自傳中說道：“当他（布勒特·哈特）還沒有把一个作品粗糙的蠢笨的評論家培养成为作家以前，他自始至終耐心地潤色了我的文体，教导了我，訓練了我……”

一八六八年，由布勒特·哈特主編的大型文学杂志陆路月刊（Overland monthly）开始出版了。在这个杂志的第二期上发表了咆哮營的幸运儿，接着发表了扑克灘放逐的人們、田納西的伙伴，以及其他加利福尼亞的短篇故事，这些作品顿时使布勒特·哈特成为美国一位最負声誉的作家。馬克·吐溫的文学才能是对他以后才得到全面的发展的。

一八七〇年，在波士頓出版了布勒特·哈特的一个短篇故事选，后来这个故事选被譯成了欧洲好几个国家的文字，俄文也是其中之一。在祖国紀事、事業、欧洲通报、俄罗斯通报等杂志中出現了一些附有同情的注解的短篇小說。

一八七一年，布勒特·哈特离开了那使他获得作家荣誉的旧金山，动身去东部各州，他在东部各州受到的是热情而隆重的欢迎。美国偉大的民族詩人朗費羅兴高采烈地欢迎了加利福尼亞的短篇小說家，許多杂志与出版商向他提出了最最賞識的建議。布勒特·哈特在紐約附近定居下来，一心一意地展开了文学活动。

加利福尼亞的題材依旧是布勒特·哈特为自己的作品吸取情节与形象的主要的源泉。作家的力量也好，无能也好，都在于这种对一个題材的不可动摇的忠实。这种忠实决定了加利福尼亞短篇小說的惊人的特征与鮮明，但同时也縮小了布勒特·哈特的創作范围。在七十年代，他写了大量不同体裁的作品，但不

管怎样，它們都离不开加利福尼亞的生活习俗。与写作許多优秀的短篇小說的同时，在他的笔下也出了不少重彈老調的东西。他在長篇小說(迦白利爾·康罗伊)和剧本(来自山第洲的两个人与阿兴<sup>①</sup>)中遭到了失敗，虽然在这些作品中有很多有趣和意味深長的章节。

就整个說來，七十年代的創作决不能說明作家才华的衰退。但是，布勒特·哈特需要休息，他应当有时间来思考和积累新的材料，可他却无休无止地写作。在困难的时期，沒有一個人支持他，沒有一個人帮助他。相反地，有些报館赶忙宣布昨天文艺界的偶象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人才”，出版商也不再理睬他了。

为了养家活口，布勒特·哈特不得不在文艺界找些另星的工作，在他晚年的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工作的影子。作家沉痛地忍受了他周围人們的冷淡与敌意。当时他只有四十岁左右，但人們已經把他說成是明日黃花的人物了。布勒特·哈特决定离开祖国，动身去欧洲謀求生活。經過長期的奔波，一八七八年，他終於在德国一个叫做克烈菲尔德的偏僻的城市里当上了領事，后来，从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五年他一直是格拉斯哥<sup>②</sup>的領事。

在英国最后一段的生活期間，布勒特·哈特写得非常勤快。在八十一——九十年代这一段过程中，出現了新的短篇、長篇和詩集。在这大批的作品当中，在艺术思想意义方面特別出众的有以国内战争为时代背景的長篇小說克拉廉史和許多跟从前一样以加利福尼亞为題材的短篇小說。

① 阿兴是跟馬克·吐温合作写成的剧本。原文注。

② 英国的一个城市。

一九〇二年五月五日，布勒特·哈特在异邦，在英国与世長辭了。即令在九泉之下，他对祖国也是滿腹意見。他在一封信中痛苦地自白道：“我热爱祖国，但它可不怎样爱我，它沒有給我柄身之处，沒有讓我使用自己的笔杆來謀取生活。”

### 三

布勒特·哈特在他优秀的作品中描写的是一些普通的人，是他們向往幸福的不可遏止的愿望、他們的欢乐、希望和注定的失望。在跟那剥削社会造成的障碍进行斗争时，在跟那与人类为敌的大自然进行斗争时，布勒特·哈特展示了他的主人公們的性格、他們精神上的倾向、振奋与墮落。

作家在自己的主張中竭力強調：他討厭按照預先提出的方法來描写人物。布勒特·哈特断言，現象的本質永远不可能符合于表象，艺术家的任务在于闡明人們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对比。布勒特·哈特提出一个論題：他所描写的人們的精神世界是丰富而复杂的。他們的内心活动和行动的表面的突然性决不意味着作家有故意“对比”的偏愛。

布勒特·哈特抨击了資产阶级文学的伪善的教学論。他相信讀者的人道感情，因为讀者自己会在短篇小說中看到道德标准，并且一定会起来拥护善良与正义。布勒特·哈特不劝导人，不教訓人。直接和客觀的描写是他的才华的最最动人的方面。然而，作家并没有把自己扮成一个缺乏热情的，抱着无所謂的态度来記錄生活中所見所聞的觀察者。到处都可以听到他的聲音；他积极地深入生活，发表作品，用諷刺的、抒情的或者是哀痛的語气来表述它們。激动的作家往往在作品中公开地表示意見，象却尔斯·狄更斯的作法一样。

布勒特·哈特那些最出色的短篇故事所以能引人入胜，就在于表现手法的丰富多彩，以及幽默、抒情、动人的语调和离奇的描写的有机结合。为了这些样式不同的成分，作家照例觅得了准确的比率和艺术的统一。在这一方面，他不仅是狄更斯的学生，而且也是美国古典短篇作家华盛顿·欧文（一七八三——一八五九）的传统的继承者。美国西部各州的民间文学具有着鲜明的色彩、离奇的情节、古怪的特点，这一切对布勒特·哈特的艺术手法的形成也是不无影响的。作家按照自己的一套写出了某些取自丰富的源泉的情节与主题。

布勒特·哈特在自己的创作中没有广泛地、冷静地总结社会问题。他在艺术形象中没有展示出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生活矛盾的尖锐性与不可调和性。在远离祖国的长期过程中，布勒特·哈特没有看透他一直到死还信仰的那些旧的民主制度在资本主义暴力的压制之下是怎样崩溃的。在独自侨居国外时，他的脑海中依旧保留了许多宗法制的幻想。

远在一八七八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经说过，布勒特·哈特的生活印象是贫乏的。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资产阶级现实生活的最“可恶的”问题没有完美地、艺术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然而，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天赋能使布勒特·哈特能够提出一些重要的现代问题，并根据进步的观点来解决它们。布勒特·哈特的民主主义倾向在他用以描写来自人民、来自社会“下层”的人们的热爱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在他看来，他们恰恰是人道、勇敢、诚实与自我牺牲的活生生的化身。作为一个聪明而敏感的观察者，他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缺陷，在这个社会的内部他不能找到有力的、不平凡的特质，而这种特质的外面没有缠绕着什么偏见、谎话与虚伪的迷网。这一结论是他通过对周

圍現實生活的冷靜的分析得出來的。

布勒特·哈特的博愛的精神與小市民的多情善感毫無共同之點。這種博愛的精神是他那超群而聰明的才华的不可分割的优点，是他如何看待生活的基础，因此，也是創作的基础。關於這個問題，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分析短篇小說密格爾絲時，寫道：“布勒特·哈特的力量在於，儘管有許多缺點，但他是一個得天獨厚、聰明過人的人，是一個擁有非常高尚的靈魂的人，所以，儘管他的印象與思考的蘊積並不充足，但他依舊很了解周圍的事物——為自己對事物構成了公正的概念。例如，他的密格爾絲就是個反映人道而令人陶醉的短篇小說。”①

“對事物的公正的概念”——這個從車爾尼雪夫斯基口中說出來的公式是具有及其深刻的意义的。當然，這兒所談的並不是俄國偉大的民主主義者所蔑視的那種多情善感的博愛，而是一種真正的人道主義，它包含著維護人道的高度原則，以及對官樣文章的道德的否認。正是這個思想貫穿在短篇小說密格爾絲的整個分析中。

“對事物的公正的概念”指使作家憤怒地斥責了統治階級的種族主義的殘暴、假仁假義和損人利己的行為。“對事物的公正的概念”使作品充滿了各民族、各種族的普通人的描寫。“對事物的公正的概念”沒有被作家忘懷，即使在他回溯美國的過去和創作國內戰爭時期的長篇小說的時候。“對事物的公正的概念”也是布勒特·哈特的優秀作品的主要意義和惹人動心的因素。

---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五卷，第二四〇頁。原文注。

## 四

布勒特·哈特被称为加利福尼亞的歌手。他的确为讀者发现了这块富庶透頂的、阳光充足的地方，这儿有又雄偉又荒野的大自然，有严酷而艰难的日常生活，也有与众不同的人的性格。

原先屬於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亞是美国資本主义扩張政策的牺牲品，而且是最早的一个牺牲品。一八四八年，由于侵略战争的結果，它脱离墨西哥为美国所并吞。加利福尼亞被占的时候正好碰上那儿发现了蘊藏丰富的金矿。这个消息以惊人的速度傳遍了全国，成千上万个幻想幸福生活的人們奔向了西部。其中有颠沛流离、被剥削得喘不过气来的劳动人民，也有形形色色的冒險家和企图不費力而发财致富的人。来自欧亞二洲各个国家的移民活象潮水一般向加利福尼亞涌来。

在美国太平洋沿岸旅行，其困难是难于置信的：横貫在荒野的大草原上的道路、无水的沙漠、終年积雪的内华达山脉。移民熬受着飢餓、干渴和疾病的痛苦。在長篇小說迦白利爾·康罗伊中，布勒特·哈特有力地描写了一个注定要餓死在内华达山脉大雪堆中的移民营的悲剧。唯有最强壯、最吃得住苦的人才能到达目的地。一八四九年动荡不安，在这一时期，勇敢的移民形成了一支淘金工作者大軍的先鋒队。

布勒特·哈特于一八五四年来到了加利福尼亞，当时，东部各州的企业資本家們还没来得及把开采金矿的事业擢为已有。那些帶着“十字鎬和鉛桶”的自由的淘金工作者是金矿的中心人物，他們各自汗流浹背地开采着自由的地段。这是淘金工作者的民主政治的全盛时期，这种民主政治为矿区本身建立了社会生活的法典。在五十年代初期，那班任性的淘金工作者差不多